

我杀故我在

[连环杀手之世纪追踪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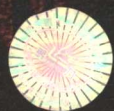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名字会让最残暴的比特犬夹起尾巴。

——詹姆斯·本·米勒（英国著名犯罪心理学家）



罗本/著

SOME REAL STORIES OF
SERIAL KILLERS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SOME REAL ST
SERIA

岁本/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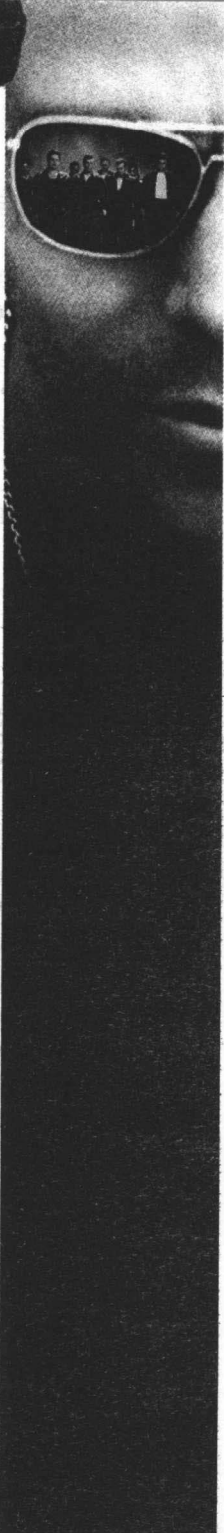
1213/12/05

我杀故我在

[连环杀手之世纪追踪]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杀故我在：连环杀手之世纪追踪 / 罗本著；—北京：
九州出版社，2005.1
ISBN 7-80195-194-8

I. 我… II. 罗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4849 号

我杀故我在：连环杀手之世纪追踪

作 者	罗 本	责任编辑	李 勇
责任校对	黄 胜		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		
出 版 人	徐尚定		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		
邮政编码	100037		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2/3/5/6		
邮购热线	(010)68992190		
电子信箱	jiuzhoupress@vip.sina.com		
印 刷	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		
开 本	880 × 1230mm	1/32	
印 张	10.75		
字 数	270 千字		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		
印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	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
书 号	ISBN 7-80195-194-8/I·208		
定 价	23.00 元		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前言

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种事物可以跟一个幸福美好的人生相媲美。婴儿时享受父母的关爱和温暖的怀抱，少年时具有不灭的好奇心和对自我成长的满足，青年时代开始令人神往和心醉神迷的爱情生活，中年时喧闹然而温暖的家，以及鬓发苍白时尚能执子之手并有儿孙绕膝，这样的人生，可能是所有人共同的向往。然而，有些人走在这幸福的人生路上，却突然被划上了休止符，来不及挥一挥手，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夺走他们的，不是疾病、战争或是灾害，而是他们的同类——连环杀手。

谋杀这个字眼儿，会让所有人不寒而栗。然而，在这个阴暗的世界里，同样是杀人者的连环杀手，留给人们的却不仅是恐惧，还有深深的迷惑。他们或出没于漫漫长夜，或徜徉在和煦的春光里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，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。他可能很年轻、聪明、英俊，像我们书中的泰德·班迪，能轻易地赢得女人的同情和爱恋，或者是事业的成功。又或者，他是成功的商人、儿童们的朋友、社区的中坚，像约翰·维恩·卡西，人们聚集在他的家里欢笑、雀跃，却不知道和他们只有一板之隔的地下，有多少冤魂在叹息。

人们因为各种原因而犯罪，对金钱的贪婪、对爱情的渴望、对生命的占有，或者是为了所谓的“正义”。然而，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作为一个生

命的主体，我们都共有一个古老的恐惧，那就是生命的终结。想像一下这样的场景，在你的脚下，一个不久前还在和你讲话的人，现在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，他冷冰冰地躺在那里，提醒你，生活可以在任何一刻离你而去。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恐惧的呢？为了摆脱这种恐惧，人们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发现并创造了从火到神话故事、宗教信仰以及将死去的人隔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种种东西。然而，这种对生命终结的恐惧依然无处不在。当我们人类在享受以自己作为高级动物的智慧所创造的世界时，这种智慧也在不断地、令人遗憾地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有一天会彻底抛弃我们。在所有的动物中，人类是惟一确知道自己必死的一种动物。因此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珍爱生活，珍视生命。那个悲剧的结局我们知道就可以了，不必重复地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给我们以反复的提醒。

然而，连环杀手们不在其中。他们熟悉死亡，让另一个生命在他们手里凋谢，是他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。而且，这个场景的重复出现，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尽管善良的人们试图忽视或否认他们的存在，然而，他们总会在某一个时刻，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报纸的头条、或是反复播放的电视新闻里。而且，不管人们是否情愿，他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扩大，并不会因为物质生活的富足而销声匿迹。以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为例，我们会发现，犯罪史上最多和最奇特的连环杀手，大多活跃在星条旗下。从1960年到1983年，谋杀案件的破案率在美国从90%下降到了76%，没有明确动机的谋杀却从6%上升到了20%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死者当中的一些人，是连环杀手的牺牲品。

现在，让我们走进犯罪史的这个角落，直面这些丛林中的猛兽，并再次审视我们自己和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。

前言

01

第1章

街女终结者——伦敦“开膛手杰克”

出没于伦敦东区的幽灵，他连续神秘地作案，杀死穷困无助的妓女，解剖并取走她们的内脏。他的故事甚至被做成了电脑游戏。100多年来，这个名字在全球已然家喻户晓；100多年来，他究竟是谁在人们心中依然是个谜……

01

第2章

失血的蜜月——纽约“寂寞芳心杀手”

玛莎·贝克和雷蒙德·菲南德斯

他和她，一个被变态的性欲和巫术控制，一个因为过度肥胖而禁闭自己。他们成了同伴，也成为20世纪40年代震惊全美国的“寂寞芳心杀手”，美丽而寂寞的女人，一个个沦为他们的猎物。

44

第3章

不要和陌生人说话——佛罗里达的泰德·班迪

他那迷人的微笑，文雅的举止，让40多个女人丢掉了性命。

“我们这些连环杀手就是你们的儿子，你们的丈夫，我们遍布四方，而且就在明天，你们会有更多的孩子死去。”——泰德·班迪

77

第4章

“小丑”的盛宴——芝加哥的约翰·韦恩·卡西

他是节日里为孩子们带去欢笑的小丑，也是社区里受人尊敬的绅士。可是，在他的死亡城堡里埋葬了30多个青春少年的冤魂。

107

第5章

爱情毒药——德克萨斯州的邦妮和克莱德

是一对天生的杀人狂魔，还是末路穷途的罗密欧与朱莉叶？他们相遇了，而他们爱情的开始却意味着命运的终结。

135

第6章

沉默的羔羊——英格兰的史普曼医生

善意的微笑，精湛的医术，体贴的照顾，他的病人们都喜爱他，一直到他将致命的吗啡注入她们体内，然后用玩笑的口吻告诉她们的家人——她们已离开人世。

170

第7章

谁在敲门——波士顿绞杀手

那些令人尊敬的女士们在自己的住所接连被人残忍地杀害，波士顿已没有一块净土。当不祥的敲门声响起，女人们都在疑惑，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猎物？警察宣称捉到了凶手，然而谋杀30多名妇女的凶手，是他吗？

206

第8章

西雅图不眠夜——“绿河杀手”

盖瑞·利昂·里奇威

是他让西雅图风光旖旎的绿河成为被害者的墓园，是他让警察们20年来寝食难安。他连续杀死49名妇女，直到20年后，DNA技术才让她们沉冤昭雪。

242

目录

第9章

瞄准的乐趣——“华盛顿狙击手”

李·马尔沃和约翰·阿兰·穆罕默德

一个是稚气未脱的少年，一个是孩子们的慈爱父亲，两个亲如父子的男人，让整个华盛顿特区陷入了比“9·11”事件时更加深刻的恐怖之中……

273

第10章

“黑寡妇”的魔力——印地安纳州的贝尔·甘宁斯

她出身贫寒，却不甘于穷困，在她眼里，金钱的魔力远胜过人性的光辉。男人们一个个被吸引到她的身边，当他们自以为找到了幸福的时候，却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。

302

后记

332

第1章

街女终结者

伦敦“开膛手杰克”

贫困和犯罪，有时我真的分不清它们哪一个是什么原因，哪一个
是结果。我只能为所有为此受苦和受害的人祈祷，并期望明天为其所
累的人越来越少。

——查尔斯·华伦(大都会警察局长)



开膛手杰克。

在连环杀手的历史上，“开膛手杰克”是如此的卓尔不群，尽管从他惊人地出手到神秘地消失，已经过去了100多年，但每当提起著名的连环杀手，他那邪恶的身影就会从迷雾笼罩的伦敦



东区那些狭窄而昏暗的街道中浮现出来，甚至，有些犯罪学家还将他称为“连环杀手之父”。在从1888年8月底到11月初短短的两个月内，一系列前所未闻的血腥残忍的谋杀，让那个秋天里的伦敦变得异常的躁动不安。

一、完美的谋杀地点

今天，当你漫步在伦敦的东区，会看到这里的街道干净整洁，两旁是贴着玻璃幕墙的高层写字楼。需要一些想像力，才能够回到“开膛手杰克”出没的那个时代的东区。在维多利亚时代，伦敦的东区是一个大贫民窟，以移民和贫困著称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都是个“弃儿”。在狭窄的街道两旁那些破旧的房屋里，挤满了散发着恶臭的酗酒者，他们眼眶乌青，整天靠烈性的杜松子酒度日，连头发都懒得梳理一下。在这里大约聚集着90万人，汇集着大批英国社会最底层的蓝领工人和4万名左右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的犹太移民。因为沙皇俄国境内的宗教迫害而被迫离境的俄罗斯人，以及波兰的移民，不断地在19世纪80年代涌入伦敦。在这些东区的居民中，大多数是穷困的工人，还有些打零工或者失业的人，以及罪犯。他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。男人如果幸运的话，可以依靠在附近的批发市场和货栈码头出卖劳动力，换得微薄的收入，而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流落街头。东区的女人和儿童，则往往从事织布、清扫烟囱等工作，他们每天要干11个小时以上，才能糊口度日。相对而言，当妓女出卖肉体的收入较高。在1888年，全伦敦大约有6到8万名妓女，东区就是全市性交易最频繁的地区之一，在这里拉客的女人，在妓女中也是最低等的。

在东区白教堂附近的街道上，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牛群和羊群被棍棒驱赶着走向屠宰场。马路上常常布满血迹和粪便。四处乱扔的垃圾和流淌在马路上的污水让这个地方臭气熏天。大多数的居民都挤在与人合住的廉价公寓里。差不多每个房间里都挤着一家人。当时一

个检查卫生状况的警察曾经报告说,他在一个地下室里看到一对父母带着3个孩子和4头猪住在一起。另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个生天花的男人,他的妻子刚生下第八个孩子,房间里到处是半裸着肮脏的身体四处乱跑的孩子。在这里,半数以上的孩子在5岁以前就离开了人世,活下来的也往往有身体或智力上的残疾。这里的单身女性和寡妇往往只能靠做妓女为生。

在白教堂附近大约有200个寄宿公寓,住着约9,000人。这些卧室常常是一些大房间,里面是成排的床。床上满是虱子和各种昆虫。因为白教堂附近的房租便宜,大批的移民聚集在这里。他们中很多是犹太人,而犹太居民因为他们的传统,将这个地区变得相对整洁和安全。但是,尽管有他们的努力,白教堂一带还是以它的贫困和犯罪猖獗而闻名。这些黑暗狭窄的街道和曲折复杂的小巷,为“开膛手杰克”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谋杀地点。同时,这里到处都是他的猎物。单是在白教堂一带,1888年警察统计就有1,200个左右的妓女,这还不包括那些因为突然遇到困难,而临时从事妓女行业的女性。如果一个女人当天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在寄宿公寓的床上睡一晚上,往往不得不出卖肉体来换取与人同床,否则就只好睡在街上。

二、发现“波莉”

1888年8月31日凌晨不到4点钟,一个工人,查尔斯·克鲁斯(Charles Cross),走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附近的一条小巷里,这是他上班的必经之路。这时天还黑着,潮湿的街道上空空荡荡。空气中散发着从邻街被煤烟熏黑的房屋里发出的霉味儿。查尔斯在一个马厩院门前的地上,看到一堆破布似的东西。因为街上的煤气灯光线很弱,等他走近了去看,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女人仰躺在地上。她的裙子被掀了起来,一直裸露到腰部。这时,查尔斯看到有一个去上班的男人走过来。“过来看这里!”他朝那个人嚷道。他和那个男人都以为

这女人是喝醉了，或者是被人强奸了。因为街上太黑，在他们试图帮助她的时候，都没有注意到她那致命的几乎切断她脖颈的伤口。他们只是拉下了她的裙子，以免不雅，然后就去找警察。

几分钟后，警官约翰·内尔(John·Neil)在值勤的路上经过这具尸体。借着手中提灯的光线，他看到那女人的脖子几乎被砍断了，有鲜血从伤口中慢慢地流出来。她怒目圆睁，尽管手已经冷了，但胳膊还有余温。内尔警官连忙吹口哨，叫来了另一位警官，并叫人找来了医生和救护车。

安顿好尸体，内尔警官叫醒了周围的邻居，询问他们是否听到过什么可疑的声音。但在睡梦中被惊醒的邻居们都表示，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到。很快，理茨·列维林医生(Rees Llewellyn)赶到了现场，并对这个女人进行了检查。被害人大概有5英尺2英寸高，褐色眼睛，灰褐色的头发，前面的牙齿缺了几颗。在她的身上只找到了一把梳子、一个破镜子和一个手帕。她身穿的衣服既廉价又破旧，戴着一个镶天鹅绒的黑草帽，衬裙上有兰贝斯济贫院的标记。医生指出，被害人脖子上的伤是致命的，同时，因为她的部分身体还留有余温，她的死亡时间应该不到半小时，很可能就在内尔警官上一次巡逻经过这里几分钟后。她的脖子被砍了两次，气管和食道都被切断了。尽管地上的血迹并不多，但警官们断定，她就是在这里遇害的，是她身下的衣服吸干了大部分血。

很快，人们将她的尸体运到了位于老曼特裘街的停尸房里。这个停尸房是那条街上的济贫院的一部分。当时，为了应付大批涌进城市的无业游民，在东区开设了好几家这样的济贫院。当人们把尸体上的衣服褪去时，巡官斯普莱特林(Spratling)发现她的腹部被割开了。他又将列维林医生找来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医生发现这个女人的左下颌有挫伤，在腹部有一道长而深的V字形刀伤，下面还有用同一凶器造成的其他几道割伤。医生推测这些很有可能是一个左撇子用一把很长的刀迅速造成的。但后来，医生对于凶手是否左撇子又产生了

怀疑。还有一些迹象也很可疑。如果受害人脖子上的伤口是在她站着的时候留下的，那么大量的血喷出来，她的衣服前面肯定会有血迹。但是，在她的胸口和胸口的衣服上却没有血迹。从被害人脖子里流出来的血，除了被衣服吸干的部分以外，其余的在地上汇成一滩。腹部的血也汇集在被割裂的器官周围。这显示她身上的伤是在她躺在地上以后，甚至是在她死亡以后造成的，所以流出的血才不会很多。

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查清被害人的身份。当有妓女被谋杀的消息在白教堂一带传开后，有人向警察报告说那个被害的女人名叫波莉(Polly)，住在斯罗恩(Thrawl)街18号的一座按周出租的寄宿公寓里。最后，一位在兰贝斯济贫院工作的女士认出她就是42岁的玛丽·安·尼克尔斯(Mary Ann Nichols)，如通常自称为“波莉”。第二天，她的父亲和丈夫来辨认了她的尸体。波莉生前是一个锁匠的女儿，嫁给了印刷工人威廉·尼克尔斯(William Nichols)。他们生了5个孩子。因为波莉酗酒的缘故，两个人争吵不断，最后他们的婚姻破裂了。从那以后，波莉就沦为妓女，她曾几次试图过正常人的生活，但酗酒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她，因而每次都失败了。她又穷又苦，但不喝酒的时候脾气很好，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她，也同情她的不幸遭遇。

负责调查波莉被害一案的是弗雷德里克·乔治·阿柏莱恩(Frederick George Abberline)，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，已经干了25年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白教堂附近工作。尽管这一带总是麻烦不断，但他一直应付自如。而现在，即使对他来说，这个案子也异常的棘手。在警方手里，除了被害人的尸体以外，没有目击证人，没有凶器，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。住在附近的居民和从这里经过的工人没有听到或看到任何异样。尽管可以断定，波莉被发现的时候距她死亡的时间很接近，但发现她尸体的查尔斯·克鲁斯以及内尔警官都没有看到任何人或车逃离现场。开始的时候，阿柏莱恩警官还曾怀疑过住在附近的三个杀马的屠夫，但后来证实他们当时正在工作，没有作案的可能。



后来，阿伯莱恩警官了解到，在波莉死亡前的一段时间里，白教堂一带的居民已经听到过一些妇女被攻击的事件。尽管不能确定这些袭击都是“开膛手杰克”干的，但当地的居民都对他是这些凶案的罪魁祸首深信不疑。最近的一次，是在波莉被谋杀前几个星期。在1888年8月6日，一个叫玛莎·泰布莱姆（Martha Tabram）的妓女在乔治园被谋杀了。估计她死亡的时间大约是午夜两点半。她的脖子和下体共有39处刺伤。根据给她验尸的迪莫西·科理恩医生（Timothy Killeen）的报告，她的脖子并没有被从左至右地切开，腹部的伤口也不是很长。只有一条伤口是用短剑或刺刀造成的，其他的伤口都出自一把小折刀。在玛莎遇害的那天晚上，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妓女，名叫玛丽·安·康纳利（Mary Ann Connelly）。她和玛莎一起搭上了两个士兵，几个小时以后，玛莎就被害了。警察让玛丽·安·康纳利辨认了所有守卫伦敦塔的士兵，但玛丽·安·康纳利没有发现那天晚上和玛莎在一起的那个人。玛莎被害当晚，在那个区域值勤的一个警察，在玛莎遇害的时间里也看到了一个士兵，但一直没能找到他是谁。

再往前追溯，1888年的4月2日，在距离玛莎被害的地点大约100米的地方，另一个名叫爱玛·史密斯（Emma Smith）的45岁的妓女在晚上大约7点钟的时候曾被人攻击。爱玛那天装扮好了刚刚出门，就被几个男人给围住了。他们向她要钱，并要她交出她的手提包。因为仅有的几先令都在手提包里，爱玛拼命地抵抗。结果她的头和脸都被打得肿了起来，并且在她的下体内被插入了一件钝器。她蹒跚地走回自己住的寄宿公寓，寄宿公寓的房东太太看到她以后大惊失色，爱玛告诉她有几个男人抢劫并打了她。房东太太帮她找来了医生，但爱玛因为害怕那几个人是黑帮，会报复她，拒绝了房东太太报警的建议。

尽管居住在白教堂附近的居民将这几桩案件都联系在了一起，但警方认为这些罪案的性质是不一样的。谋杀玛莎和波莉的可能是一

个人，看不出有劫财的动机，而袭击爱玛的是好几个人，主要是为了劫财。同时，她们所受的伤也不一样，因此，发动袭击的案犯不会是同一个人。比较起来，玛莎·泰布莱姆的谋杀和波莉的遇害更相似，像是“开膛手杰克”的“杰作”。

尽管警察找不到任何办案的头绪，但他们身上的压力却日益增加。因为白教堂一带的居民都认为玛莎·泰布莱姆、爱玛·史密斯和波莉·尼克尔斯的案件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伙干的。人们推断有三种可能，一是有一群袭击过爱玛·史密斯的盗贼在四处作案；二是有团伙向妓女收保护费，而被害的三个女人都是因为没有向他们交钱；三是有一个杀人成性的疯子在这一带流窜。但是，因为这些被害人都相当的穷，前两种推测的可能性都不大。所以，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最后一种推断。当时的《东伦敦观察家》报这样写道：“过去这一个月内的两件谋杀案之所以震惊伦敦，是因为这两个受害者都是赤贫阶层。她们完全不像是被劫掠的对象。她们被如此残忍地杀害，只表明了袭击者的疯狂本性。”

鉴于案件性质的严重，大都会警方向内务部申请要给提供线索的人以奖励。但当时的内务大臣亨利·马修斯(Henry Matthews)还不知道他将面对的是一个怎样残忍的连环杀手，因此不同意拨款，而是让警方完全负责案件的调查。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，即使是在今天，拥有现代法医技术和心理学经验的警察，也感到连环杀手的案件是最棘手的。今天的警察能够细致地勾画出连环杀手的外貌特征，并拥有大量的数据，可以请法医心理学家们鉴定案犯的行为模式。但尽管如此，有些罪犯异常狡猾，迄今仍逍遥法外。在“开膛手杰克”出没的维多利亚时代，警察们完全没有现代法医技术的帮助。像指纹、血型鉴定和其他一些现代常用的法医技术在当时还不存在。那时的警察连给被害人照相都不常见，他们对于性变态者更是一无所知。更何况，在“开膛手杰克”之前，他们从未处理过这样的案件。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，苏格兰场的警察们才有了犯罪实验室。

在警察们寻找杀害波莉的罪犯时，他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绰号叫“皮围裙”的人。这个男人强迫妓女们付钱给他，否则就殴打她们。按照当时的《明星》报的描述，他是一个犹太鞋匠，大约5英尺4英寸高，极为消瘦，尤其是脖子很细。经常戴一顶黑色的紧紧箍着脑袋的帽子，还留着小黑胡子。他的年纪大约是38到40岁之间，总是套着一件皮围裙。他的眼睛很小，嘴上时常挂着笑，但那是一种邪恶的表情，见过他的女人都怕得要命。可是，当公众刚发现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不见了。

三、“黑安妮”之死

在警察们忙于寻找破案线索的时候，“开膛手杰克”又借着漆黑的夜色出现了。第二个被害的妓女是安妮·奇普曼（Annie Chapman），被她的朋友叫做“黑安妮”。安妮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，被害的时候她47岁了。她没有家，有钱的时候就在寄宿公寓的床上睡上一晚，否则就只能在街头四处游荡，寻找客人好赚点儿喝酒、吃饭和睡觉的钱。19年前她嫁给一个叫约翰·奇普曼（John Chapman）的马车夫时，日子还过得去。他们总共生了3个孩子，其中一个死于脑脊膜炎，另一个残疾了。孩子生病，再加上夫妻俩都酗酒，他们的婚姻破裂了。当约翰死后，安妮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，他给她的赡养费没有了。在精神上和经济上，约翰的死都给了她沉重的打击。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恢复过来。尽管精神抑郁，并且经常受酗酒的困扰，一开始她还能靠做点儿女红和卖花为生，但最终，尽管身材肥胖，牙也没有几颗了，她还是不得不走上街头去卖淫。多数时候，她的脾气很好，但在遇害前一个星期，为了抢夺一块肥皂，她和另一个女人打了起来，眼睛和胸口都受了伤。1888年9月7日那个星期五，安妮告诉她的女友爱米莉娅（Amelia）说她很不舒服。当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染上了肺结核。她说她得去赚点儿钱，不然当晚连住的地方也没